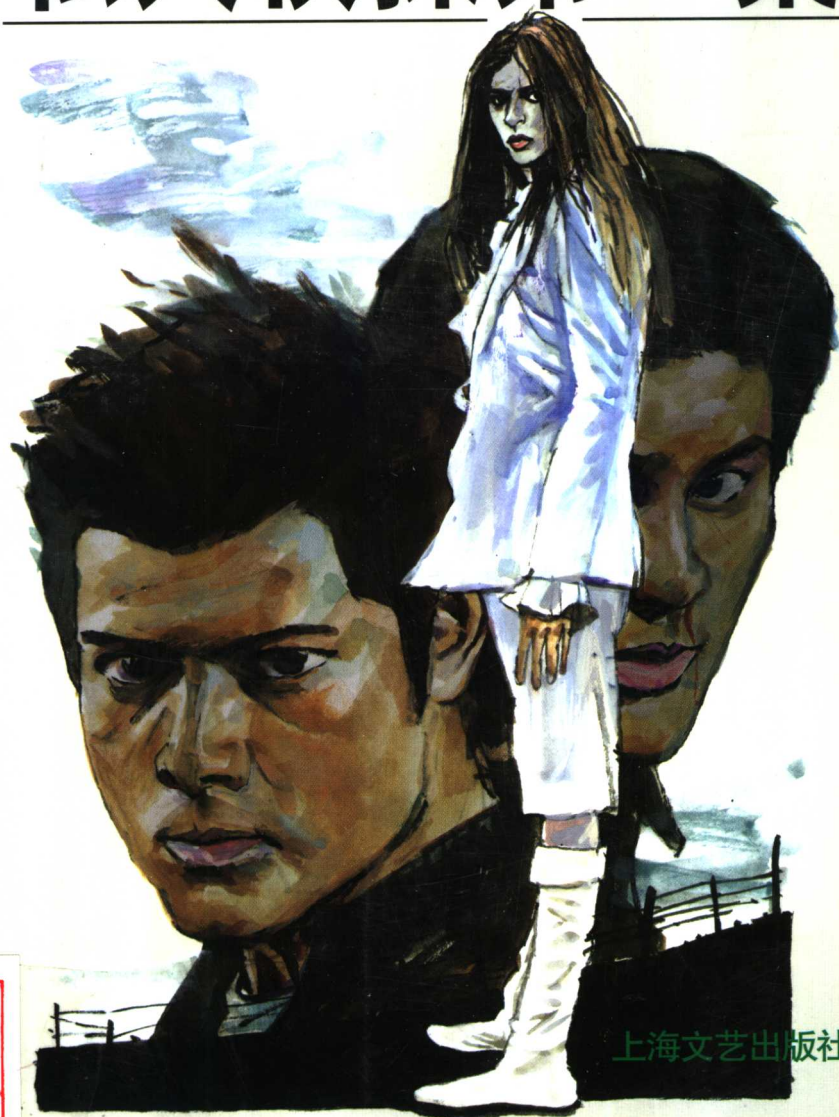


故事会®

金栏目·中篇系列 STORIES



私人侦探第一案



上海文艺出版社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



207012711

I247

S2901

故事会®

金钗目·甲篇系列STC.....



私人侦探第一案



上海文艺出版社

70127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私人侦探第一案/《故事会》编辑部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8
(《故事会》中篇系列)

ISBN 7-5321-2581-5

I. 私… II. 故… III. 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1570 号

责任编辑:陈中朝

封面设计:李宝强

私人侦探第一案

《故事会》编辑部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苏州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125 字数 114,000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0 册

ISBN 7-5321-2581-5/1·2033 定价:10.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512-66063782

目 录

沉重的滴血 (1)

有人说经济犯罪案往往要比刑事犯罪案复杂得多,难办得多,甚至会付出血的代价。这则故事以形象的、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为上述论点提供了例证。

私人侦探第一案 (18)

一位有丰富经验的老公安,离休后开设了私人侦探所。开张第一天,就受理了一件奇特的案子。谁知案件刚有端倪,案情又急转直下,如入迷宫——

羊倌绝技..... (44)

刑警队接受了县领导交办的一件诈骗大案,全队倾巢而出,可忙活了两天两夜却没发现一丝线索,队长无奈之下,只好病急乱投医,请“神眼”羊倌出山帮忙。羊倌何许人也?他有啥神通?

惨案的导演者 (61)

她在幸福中死去,他在幻梦中成了罪犯;情节的变化使你瞠目,惨案的产生令人不可思议。惨案的制造者到底是谁?

状告自己的怪人 (74)

从前一些绿林好汉,劫富济贫,受到民众的尊敬,称之为:侠士。可如今也有人仿效过去的侠士,用以毒攻毒的办法对付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吏……

小偷与大盗 (94)

俗话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外表慈善者可能是狼心狗肺之徒,而其貌不扬者,说不定倒是忠心侠义的好人。

奇怪的枪杀案 (118)

作案杀人者原由多多,或仇杀,或情杀,或劫财杀人等等。本故事中说的这起杀人案可谓闻所未闻,连办案几十年的老警官“火眼金睛”也说是第一次碰上!

白色恐怖..... (135)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日本曾大面积流行过“一号病”,据称,这种病死亡率极高,即使侥幸活下来也会落得个终身残疾,整个世界闻之色变。这样的事会在中国发生吗?

沉重的滴血



1. 二下谷家庄

这天凌晨,东方刚泛出一丝光亮的时候,一辆深红色小三卡在晋西山区的公路上疾驶着,当这辆小三卡驶到云春县内一个叫谷家庄附近的山脚下,突然停了下来,接着,从车子上跳下来两个男子。

一个中等个儿,方脸浓眉,年约三十出头,他叫王峰,是几千

里外沧泰县公安局的刑警队长。他身旁的那个约莫二十才出头的小伙子，名叫季刚，是王峰的助手，是位刚从公安学校毕业的年轻干警。他俩一身尘土，便服轻装，神情严肃而略带疲倦，已经坐了两夜一天的火车，下车后又立即租了这辆小三卡，连夜翻山越岭，赶到了谷家庄。

他俩如此紧张而又悄悄赶来，究竟为了什么？原来，他们是为了追捕一个名叫谷大林的诈骗犯。

说到这个谷大林，可是谷家庄的铁腕人物，他在村里办了两个加工厂，又在云春县城搞了个综合信托贸易总公司。两个月前，他在王峰他们所在的沧泰县冷气机厂诈骗了价值六十五万元的一批工水牌空调器。王峰接手此案后，经过调查，掌握了确凿罪证，于一个月前，逮捕了谷大林，并于当晚将谷大林关押在云春县公安局的看守所里。谁知第二天，谷大林竟不翼而飞了。

关在看守所里的谷大林怎么会突然失踪呢？看守所连连向王峰检讨，说是新来的看守员当班没经验，让谷大林翻墙跑了。王峰嘴上没说什么，但心里疑云重重，感到其中大有文章。他回到沧泰一汇报，几位局长都说这里面有问题。他们认为谷大林是经济罪犯，经济罪犯往往要比刑事罪犯复杂得多，虽说他们不能直接插手云春的事，但谷大林犯罪在沧泰，可以从他身上打开缺口，弄它个水落石出。

于是决定，让王峰与季刚二下晋西，不去惊动云春县公安局，直接去谷家庄秘密捕人，快速离晋。

出发前经打听，确定谷大林已回到谷家庄，于是，王峰和季刚一下火车，便马不停蹄直扑谷家庄。他们吩咐把小三卡停在庄外，随后稍稍活动一下手脚，借着晨光，悄悄地朝庄里走去。

谷大林的家坐落在谷家庄东北角，是庄上唯一一幢三上四下的青砖青瓦楼房，四周是红砖砌的高达三米的围墙，沿墙一圈

全栽上了四季长青树；围墙大门又高又宽，十分气派。

王峰和季刚来到谷大林的门前，朝四下望了望，而后转到围墙后面，两人一先一后，飞身翻过围墙，进了后院。他们发现楼下的灶间已经亮了灯火，谷大林的老婆正披头散发地在烧猪食。

两人闪身越过灶间，蹑手蹑脚上了二楼。

楼上共三间，王峰知道左面一间就是谷大林的卧室。他们走到门前，轻轻一推，虚掩着的门便无声地开了。王峰示意季刚把守楼梯口，他探头向房内望去，见谷大林四仰八叉地睡得正香。王峰松了口气，一脚跨进房间，冲到谷大林的床前，抬手掀掉了他的被子。

谷大林被惊醒了，他迷迷糊糊地睁开惺忪的眼睛，刚要发作，一看面前站着一个人，不由一惊，翻身坐起，再定神一看，不由惊叫一声：“呀！是、是你！”

“没想到吧！”王峰冷笑一声，说，“快穿上衣服，跟我们走！”谷大林脸色苍白，哆嗦着身子爬下床，手忙脚乱地从椅子上抓起衣裤，胡乱地往身上一套。王峰利索地给他铐上手铐，又抓过一条毛巾往他嘴巴里一塞，然后低沉而严厉地说：“放老实点，跟我们走！”

刚才谷大林从睡梦中惊醒，一时被弄得晕头转向，待到被押着下了楼梯，他清醒过来了，虽然开不了口，可他两只小眼睛却在滴溜溜地转着。当三个人走到灶间门口，快要出大门时，谷大林突然一伸脚，踢翻了门边一条长凳，只听“扑通”一声，凳子上三只热水瓶“哗啦”全摔在地上，碎片、开水洒了一地。

正在猪圈里喂猪的谷大林的老婆，听到响声，一边喊着：“出啥事啦？”一边奔出灶间。谷大林这一手来得突然，使王峰、季刚来不及阻止，气得王峰恨不得上去狠狠扇他两巴掌。

谷大林老婆一见这阵势，惊得“呀”叫出声来。王峰只得拿

出逮捕证给她看,并告诉她谷大林已被逮捕。谷大林老婆一听,顿时发疯似地猛扑上来,紧紧抱住谷大林的双腿,哭闹起来。

王峰知道这样拖下去很难脱身,他心中一急,便掏出手枪,唬道:“你再不松手,就定你个妨碍公务罪,把你一起带走。”王峰这一着,倒立即见效,谷大林老婆望着王峰手中的枪,吓得张大嘴巴,不由自主地松开了手。

王峰和季刚不敢耽搁,立即押着谷大林出了谷家大院,快步离开谷家庄,上了小三卡,向县城火车站疾驶而去……

2. 智闯肠子巷

这时已是早上五点多了,天边已抹上了一层淡淡的红霞,但公路上还很少有来往车辆,小三卡像脱弦之箭在左盘右拐的山峡中飞驰,只听到车轮在石子路面上滑行时发出的“沙沙”声。

随着司机不停地揪着喇叭,小三卡又连续转过三个弯道,进入了一个号称“肠子巷”的狭窄地段。

“肠子巷”山高路窄,山势险要。王峰知道,再驶十公里就到县城了,他不由暗暗松了口气,和季刚对视了一眼,两人同时发出了会心的微笑。

小三卡又“吱——”地转过一个弯道,王峰一抬眼,心里暗叫一声:不好!只见正前方一字排开站着一群山民,他们全都捋衣挽袖,手执棍棒,气势汹汹,挡住去路。

王峰见此情景,忙叫司机紧急刹车,没等他和季刚搞清是怎么回事,只听谷大林在车子里突然跺着脚,拚命张着塞满毛巾的嘴巴,兴奋地“咿咿呀呀”大叫起来。

王峰这才知道这伙山民是冲着自己来的。他对谷大林吼道:“你放老实点,就是来了老虎、狮子也没用。小季,给他加副

手铐,把他铐在座椅上,看他往哪儿跑。”

山民见小三卡停住了,便围了上来。这下王峰看清楚了,领头的两个人,一个月前都打过交道,一个是谷家庄的村长,一个是村里的治保主任。

原来刚才谷大林前脚被带走,他老婆后脚就奔村长家,村长二话不说,立即叫了一帮人,抄小路赶来。

眼前这阵势王峰倒是未曾料到的。怎么办?下车做说服工作?显然无济于事,何况时间拖久了,事情可能更糟;如果开车硬冲过去,又会撞伤无辜。难哪!王峰坐在车子里,紧锁双眉,思忖着如何摆脱眼前的处境。

眼见山民们一步步逼近了,正当王峰一筹莫展的当口,突然“嘀嘀——”猛听得一阵喇叭响,王峰回头一望,后面开来四辆卡车。王峰灵机一动,便要紧对司机和季刚说:“我先下车去做他们的说服工作,如果不行,等后面的卡车开过来,你们马上夹在卡车中间,一块下山,我会跳上最后一辆卡车追上来的。”说罢,便打开车门,跳下车去。

山民们见王峰下了车,“呼”一下拥上来。王峰握着村长的手,说:“谷村长,来,咱们有事好商量,我知道你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有什么条件或者要求,你们只管提出来,咱们能够通融的就尽量通融,眼下我们执行任务,希望你们能够支持。”

谷村长听王峰这么说,又看他下了车,知道这车也走不成了,便对大家说:“你们都得听我的,谁也不许乱来,人家是吃国家饭的,公事公办。”然后又转向王峰说,“王队长,要说条件只有一个,你也清楚,就是别把谷大林带走。”

王峰笑着问:“能说说原因吗?”

谷村长说:“王队长,你也不是不知道,上回你来谷家庄我就对你说过,咱们村是云春县里最穷的一个村子,这两年来多亏

了谷大林在村里办了两个加工厂,去年年终每人平均收入达到一千元。今年的形势更好,可你们却要把我们的财神爷带走。你可知道,你们抓去的不是一个谷大林,而是我们全村的人呀。谷大林一走,我们的两月厂就得关门,我们又得回到过去的日子。王队长,你得为我们村着想啊!”

王峰很理解谷村长的心情,但此时此刻,他怎么能妥协让步呢?他怎么能放纵一个重大的诈骗罪犯呢?他知道马上要说服谷村长他们,简直比登天还难。

王峰正在考虑怎么跟这些山民们说,突然听谷村长一声喊:“咱们都给王队长跪下吧!”说着,“扑通”一声跪在了王峰的面前。霎时,山民们“扑通、扑通”一个个都跪了下来。

王峰顿时傻眼了,没想到谷村长会来这么一着,慌忙上前扶起谷村长,对大家说:“快起来,请大家快起来,我理解大家的心情,可——”他想说“可我们不能因此而放纵了犯罪分子”,但一想这话不能直说,山民们感情上一时接受不了。正在斟酌词句,“呼——”卡车开过来了,王峰心头一喜,对谷村长说:“村长,可不可以让我再考虑一下?”谷村长说:“当然可以。”

就在他俩说这话时,第一辆卡车开了过来,村民们纷纷闪身让到路边。

当第二辆卡车开过去时,突然有人叫道:“不好,那小三卡跑了。”

谷村长一看,果然,那小三卡紧跟在第二辆卡车的后面,直向山下开去。山民们刚要追上去,第三辆卡车又开了过去。谷村长回头想问王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可王峰不见了,有人叫道:“他上了大卡车。”

原来,王峰趁大家注意力转移的当口,翻身上了一辆卡车。等到谷村长他们发现,已经被远远抛在了车子后面。王峰

在大卡车上双手抱拳，大喊道：“村民们，对不起了。”

谷村长气得双脚跳，舞着双拳又吼又叫，可是什么办法也没有，只好眼睁睁看着卡车转过一个弯，直朝山下开去。

3. 遇阻火车站

小三卡来到火车站，王峰一看手表，才六时四十分。这时候，车站广场已经热闹开来，小贩叫卖声，旅客来往声，喧闹而又纷杂。王峰叫司机将小三卡悄悄地停在广场西首，随后吩咐季刚去买返程车票，三个人在车子里一直等到离开车还有五分钟的时候，王峰手一挥，和季刚带着谷大林下了车，直向车站入口处奔去。

王峰刚把三张车票递给检票员，身后突然响起一个声音：“王队长，请留步。”王峰心里一惊，猛回头，看到在离他们二米开外处，站着五位全副武装的公安人员，为首的一位五十开外，两鬓有点花白。王峰心里暗暗叫苦，这人他认识，不是别人，正是云春县公安局副局长，姓沈，叫沈开石。

原来，沈开石和谷大林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谷大林成立的综合信托贸易总公司里，沈开石还挂着一个副总经理的头衔。他曾利用职权，和谷大林一起倒卖过十四辆进口小轿车；他曾经从谷大林手里受贿近三万元的钱款和彩电、冰箱、空调器。沈开石深知谷大林的重要。他觉得一旦谷大林供出他受贿和投机倒把的事，他这辈子岂不完蛋？

所以一个月前，王峰将谷大林押在他管辖下的看守所里，他便唆使看守所所长制造逃跑的假象，放走了谷大林。今天一清早，他接到谷家庄打来的电话，真是恨得咬牙切齿，赶紧叫了几个心腹赶到车站，等着王峰到来。

王峰心里很明白,如此一个小小的谷大林,竟要公安局长亲自出马,看来这沈开石跟谷大林一定是一根线上的蚱蜢。眼下这情势,走是走不成了,得另想其他办法。

主意一定,王峰立即离开检票口,走到沈开石面前,伸出手说:“哎哟,是沈局长,车站相逢,真是巧遇呀。”

这时,只听沈开石朗朗一笑,说道:“我可是在此恭候多时了,王队长驾临鄙县,却忘了我沈某,可就有点不够朋友了吧!”

王峰说:“哪里呀,这次来一则时间紧迫,再则沈局长太忙了,我们没敢前去打扰,请沈局长多多包涵。”

沈开石冷笑一声,说:“恐怕不在此理吧,上回逃了谷大林,王队长对鄙人一定是深为不满。不过,谷大林是云春县的人,他的案子应该由我们云春县来办。王队长,你说呢?”

既然沈开石直截了当把问题提了出来,王峰当然寸步不让:“沈局长,究竟谁办这案子,根据规定,我们两家都可以办。但是既然谷大林的犯罪地点在我们沧泰县,由我们来办比较妥当,更何况我们已经来了人,而且逮住了罪犯。”

沈开石一时语塞,但毕竟老奸巨滑,沉吟数秒钟之后话锋一转,说:“这样吧,咱们都是为了工作,谁也别伤了和气。你们既



然来了,罪犯也逮住了,就在云春住几天,先把谷大林押起来,他毕竟还是云春县的人大代表,这事我们总得在局委会里通个气,向县有关领导作个汇报。”

说话间，火车已经鸣响汽笛，“轰隆隆”出站了。季刚气得真恨不得把沈开石揍一顿，到底还是王峰沉得住气，望了一眼已经出站的火车，很爽快地点头答应了沈开石的要求。一行数人出了车站，只见一辆公安警车已经等在了外面……

4. 夜访书记楼

沈开石亲自安排王峰他们住进县城中心的云春宾馆，又建议他们可以去找一下县委分管政法工作的副书记刘凯。临走，还特地叫来服务员，关照她们对来客要热情接待。

沈开石安排得越仔细，王峰的头脑越冷静：看起来，和谷大林有牵连的，在云春绝非沈开石一人。这张网究竟有多大，还要花大力气追查。眼下最要紧的，是一定要千方百计把谷大林安全地押送回沱泰。

王峰和季刚一商量，当机立断决定当晚就去拜访刘凯，既然沈开石提到他，上他家跑一趟，说不定对破案会有帮助。一打听，刘凯的家就在云春宾馆附近一座设有围墙的小楼里，于是两人吃罢晚饭，便来到刘凯家的院门前，揪响了电铃。

来开门的是一个五十上下的妇人，在听了王峰来访的意思后，便不声不响把两人领上二楼的客厅里，又不声不响地泡上两杯茶，然后悄悄退了出去。

王峰在沙发上一落坐，就在季刚耳边轻声说：“小季，我们今晚没白来。”

季刚一听挺纳闷：刘凯人还没见面，这话从何说起？王峰见小季愣着，便微笑着朝后窗户努努嘴。季刚一看，那儿是一台空调器，再仔细瞧瞧，“工水牌”。咦，这不正是谷大林在沱泰诈骗的那批产品吗！季刚不由暗暗佩服王峰到底是老公安，目光敏

锐,嗅觉灵敏。

这时,传来一阵“嗒嗒嗒”的脚步声,接着一位年近六十、肥头胖脑的男子出现在会客室门前,此人便是县委副书记刘凯。

王峰忙站起来作了自我介绍。刘凯一副气宇轩昂的样子,一边笑声朗朗,一边说:“听张妈说来了客人,我当是谁,这么晚登门。哈哈,原来是两位尊敬的公安战士,不远千里来到鄯县,欢迎欢迎。”说着,上前和王峰、季刚亲切地握握手。

王峰说:“刘书记,今晚冒昧前来打扰,实在是出于无奈,望刘书记多包涵。”

刘凯又哈哈一笑,作了一个“请坐”的手势,自己便在一旁单人沙发上坐了下来,顿时,那沙发像泄了气的皮球,“滋滋”地直往下沉。刘凯打开精致的烟盒,随手抛给客人两支烟,然后自己点燃一支,猛吸一口,说:“什么事?请尽管说,如果能帮忙,我一定尽力。”

王峰便开门见山,把谷大林的事说了一遍。还没等他说完,便被刘凯打断了:“你们有没有向县公安局联系过这事?”“沈局长知道。”“噢,他是个什么态度?”“沈局长意思,要我们交给他们办。”“这可以嘛。”刘凯立即表态道,“我看沈局长意见很好,到时候让他们把查办结果向你们通报一下。”

刘凯说得很轻松,王峰知道再解释也是白搭,便闭了嘴不接话。

刘凯想了想,可能觉得自己表态过于直露,于是又说:“我再找沈局长了解一下,如果他们同意把谷大林交给你们办的话,也不是不可以。你我目的是一致的嘛。”

刘凯似乎说得很漂亮,但弦外之音王峰怎么会听不出来?他朝季刚一眨眼睛,两人便站起来告辞了。

下一步怎么办?向“家”里请示吧,身陷云春,电报、电话这

条线上很可能有沈开石安插的耳目，王峰怎敢轻举妄动；住在宾馆吧，也不是个办法，谷大林完全有可能第二次逃跑。这一跑，再要抓回来谈何容易，沈开石背后有刘凯，他们岂会善罢甘休？

王峰和季刚商量来商量去，眼下只有一个办法——明天一早找县委书记去。王峰想起一个月前来捉拿谷大林时，曾听说过要调新书记来，找他去，说不准还有希望；再要碰壁，就用最后一招，夜半设法把谷大林强行带出云春县境。

第二天吃过早饭，王峰和季刚来到县委传达室，一打听，新书记叫朱秋华，果然已经上任，但不巧的是他一清早就下乡去了，什么时候回来，传达室的老头也不准。王峰这回是铁心要等朱书记回来，牛脾气一上来，拉着季刚就在朱秋华的办公室里坐等，一直等到傍黑时分，总算把朱秋华等回来了。

朱秋华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他听说两位公安人员有要紧的事一直等他到现在，便赶紧把客人带进休息室，又亲自沏了两杯茶。

王峰和季刚向朱秋华作了自我介绍后，便把逮捕谷大林前前后后的情况说了一下。

朱秋华对谷大林的情况已有所闻，所以听得特别认真，还不时地作了笔记。王峰讲完后，朱秋华沉吟片刻站起来，十分坚定地说：“这谷大林应该由你



们带回去。不过我有个要求。”

王峰忙问：“什么要求？”

“必须敲开谷大林的嘴巴。我们云春县究竟有多少党员干部受了他的贿赂，你们掌握情况后，望你俩再次来云春，亲自把材料交给我。怎么样？”

“是！”王峰和季刚胸脯儿一挺，标标准准给朱秋华行了一个军礼。

朱秋华抬手看一下手表，说道：“这样吧，你们现在一起跟我去机关食堂吃饭，晚饭后，我打电话通知刘凯和沈开石到我这儿来，我正式告诉他们，让你们把谷大林带走。”

王峰和季刚没说一句客套话，就欣然答应了。

晚饭后，刘凯和沈开石应召来到朱秋华的办公室，当朱秋华通知他们谷大林由王峰带走时，王峰马上觉察到这两个人的脸色陡然有些异样。但出乎意料的是，沈开石却显得十分爽快，提高嗓音说：“朱书记，我原来也是体谅王队长他们的难处，为一个诈骗案件疲于奔命，太辛苦了，还不如让我们接手为好。现在既然朱书记决定了，我服从，明天请王队长来提人便是了。”

沈开石突然转变态度，这里面会有什么花头？王峰不得不对谷大林的安全担心起来，他当机立断说：“不，我眼下就随沈局长去看守所提人。”

“这，这是什么意思？”沈开石大吃一惊，脸色有些发白。原来他刚才答应朱秋华的时候，就心生一计，准备今晚让谷大林在看守所造成脑震荡的假象，送进医院，让王峰带不成人。谁知王峰会来这么一下子，好像是看破了他的诡计。

王峰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说实话，我是心有余悸啊。上回让谷大林在看守所翻墙跑了，这回我再也不能放心来了。”

朱秋华立刻明白了王峰的意图，心中很钦佩这个年轻队长